

無法而為

The Medium of “Can’t”

陳英哲 聯經出版編輯企劃

By Ying-Che Chen, Associate Creative Director, Linking Publishing, Taipei

“The sculptor's hand can only break the spell To free the figures slumbering in the stone.” —michelangelo

雕塑家的手，頂多只能打破已經藏於石頭中的形象。——米開朗基羅

如果視覺清晰是理解的必然因素，那麼中間模糊的破裂，造成觀賞者對於藝術品解讀的障礙，試問在今天慣於數位化的世界中，觀賞者可以從中獲得一點空間解讀的樂趣，也與電腦下載影片及照片檔案不全時，所留下的斷面印象。這些障礙，我們不出同一個主題——媒介障礙。

我們因為太大量接觸訊息，又受到過多透過誇張吸引注意力的廣告型訊息，常常只要訊息不夠清晰明確，就容易將其屏除在我們必須接受的範圍內。對於受到許多先天材質限制的藝術家，這樣的訊息傳遞把「藝術」這兩字的解釋，理所當然的提到意念傳遞的境界，又更是對於「表達」這個動作的強力渴求。

媒介障礙造成的解讀導引，讓更多想像穿插在既有的圖像之中，而「完整」圖像所表達的意象，卻可能遠比「不完整」圖像少得許多。不完整的方式也根據不同的介面天性，讓運用媒材的表達者及觀者從中收到更多層次的訊息及思考，因而造成觀者接收印象的深度及層次。

透過媒介所創造的藝術，除了最熟悉的油畫須要畫布與畫筆，版畫才更是透過許多天生受限的材質在有限的方式中表達的藝術。曾美禎赴義大利苦學木口木刻版畫藝術，刻意地選擇了這項限制重重的形式來表現她心中所想表達的畫面。機緣之下，她在蘇連多遇上了一批無心造成她困擾的木板，因拼接法並非熟悉木口木刻材質的人所執行，讓藝術家必須重新思考完整與破碎間的材質呈現天性。

這一批幾乎全以負面印象及肢體組成的系列，〈LOVE〉與〈LOVE 2〉將腳掌裸露給觀者，焦點放在已經不成比例放大的腳掌，無力與被搬弄的暗示明顯。〈印度輓歌〉也屬於這個系列，但是腳掌在這張圖則是向著前方，觀者只看到腳背。這三張圖也是這一系列最明顯表示，這些小方塊的出現目的，其實對於創作者的影響及干擾相當高，但是創作者也竭盡心力地希望將這些先天賦予的「媒介障礙」變成作品中的一部分。因為腳掌與地面的接觸，我們很少會直接看到這個部位，讓腳底成為一個私密不見天的身體區段。這樣私密部位的揭露，讓被形塑的這個角色散發無助感，觀賞者如懸絲魁儡操縱者的角色，或是造物者角色存在，隨時可以擺弄這個面前的人／腳。

造物者透過藝術家的手，將困頓在原始素材中的創作解放出來而成藝術成品；又，造物者既然以它自己的形象創造出「人」，藝術家又為造物者的手，因而讓手這個物件，成為許多藝術家著迷的主題。我們以為全能的手，藝術家提出質疑，它無法擁有視覺，意為「不看」。在中文裡，「不看」指具有能力但是不去實行，但是英文中的“CAN'T SEE”，就不一定具有其功能及能力，但是負面執行的意義仍在。具有能力而不實行，「束縛」的意象跡象相當大；當“CAN'S SEE”是標題時，這樣的意念就從手指無法有視覺能力，變成了這兩根手指朝著觀賞者插戳而來，對觀賞者的壓迫直指而來。

當創作者指出，其實手指後接上的是蝸牛軟軀體及殼時，這個“CAN'T SEE”／不看，在這個時候則真的成為沒有視覺器官的動物，伏匍在地板上，而非要阻擋觀者視覺的障礙物。木頭接縫紋路在此時，也是干擾的共犯，如同材質對於藝術家的考驗及創造力。能夠用木刻線條呈現不同的體

積效果，幾百年來的西方木口木刻藝術累積，就這樣在台灣成為曾美禎表達的工具，解讀其中藝術創造與實際困境的工作，應該也是觀者在藝術場域必須理解的必要層次。